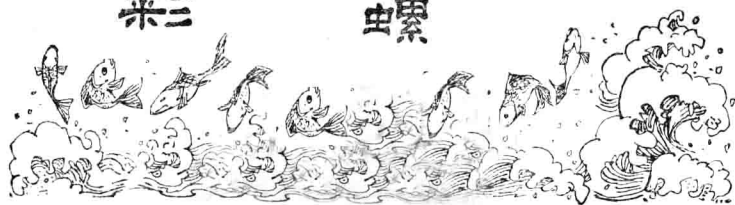


采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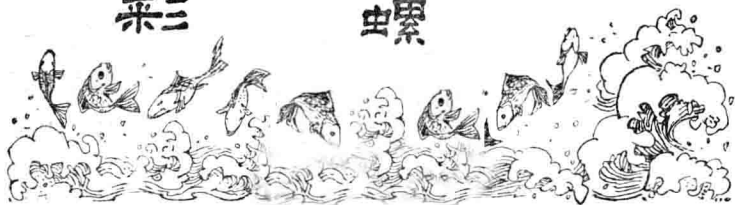
螺



辛 勤

采三

虫累



辛 勤

每年五月，蚕豆上场，麦香满坝的时候，滇池里各种各类的鱼儿都要邀约起来，象赶呈贡龙街一样，密密麻麻地卷着细碎的浪花，赶到滇池东岸的浅滩上来摆子。有些性急的小白鲢游到浅滩摆了子，还会扭成索，结成串，顺着机沟一直冲到平坝上的田沟里。它们一直往前游，要等到自己的伙伴们把田沟填满，不能再进时，才肯欢蹦乱跳掉转头，流云一样重新退回滇池去。

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鱼发。

为了保护国家、集体的利益，每年水产公司不但要向滇池投放亿万头鱼苗，而且在鱼发之前，上级革委会还要发布“封湖禁渔”的通告。

今天是五月一日。彩螺接受学校红卫兵连部的任务，在自己村里组织了一队小小的人马，利用社员在柳林里歇晌的时候，三三五五分散开，向大叔大婶们宣讲上级革委会发布的“封湖禁渔”



通告。

现在，彩螺带着弟弟和一个胖嘟嘟的男孩子，来到一棵大柳树下。弟弟养着的小花狗跟着跑来，趴在他们脚边，好象在为他们的宣传担任警戒。社员们停止闲谈，满有兴致地挪动身子，往彩螺身边靠。

彩螺双手展开“通告”，一字一句地先给社员们念。弟弟和那个胖嘟嘟的男孩子，一边一个，站在彩螺左右，踮着脚尖，偏着脑袋，两双大眼睛亮堂堂地盯着“通告”，小心着不让彩螺念错一个字。社员们津津有味地听完通告，不等彩螺讲解就议论起来。

有的说：“坚决遵守！”

有的说：“光自己遵守还不行，还要帮助个别私心重的人，要大家都遵守才好。”

说着，大家就把生产队私心重的人点了几个，第一名就点着了刘茂财。

刘茂财是个富裕农民，总喜欢抓点外快收

入。春天拿黄鳝，夏天捉鱼虾，秋天
下谷雀，冬天编笆篓，他一年四季
都有赶不完的街子，常常被几张
票子迷了眼睛，耽误集体的生
产劳动，少不了要干部和社
员经常给他帮助。现在，
大家点了他的名，他就硬
撑着脸面站起来表了个不
冷不热的态：“只要这
个布告真是国家发的，
只要干部和在座的各
位都能遵守，我



刘茂财也遵守。”

听了刘茂财的话，大家忍不住发笑：白纸上印的大黑字，这布告还能有假吗？

“如果不假——”刘茂财一本正经地指着彩螺手中的“通告”说，“那在这儿，应该有个大红印。”

大家好奇地站起身一看，彩螺手里的“通告”的确少了个大红印。

弟弟脸红了。他的心在紧张地跳，一边恨刘茂财尽提怪问题，一边恨自己站在一起帮不了姐姐的忙。小胖子眨巴着眼睛，也在为彩螺着急。

彩螺双手卷动，把“通告”裹成一卷，递给身边的弟弟，然后不慌不忙地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张《云南日报》。

“大叔，你也识字。”彩螺把报纸递到刘茂财胸前。“请你也给大家宣传宣传。喏，‘通告’这上面也登得有。”

刘茂财把报纸飞快地瞟了一眼，伸长脖子咽了一口唾沫，干干瘪瘪地笑了笑：“这么说，是真的。”

“没有假？”

“没有假。”

“那么，请大叔表个态。看国家要求的，你

能不能做到。”

刘茂财没想到彩螺这么有办法，又这么钉得紧。他刚想顺口提个保证，又怕把话说死了，对自己不利，便转弯抹角地说：“能不能做到，那要看干部怎么带头了。鱼一发呀，彩螺，那满沟满湖都是亮闪闪的银条子，干部们都能做到眼不红，心不动，手不痒吗？”

“能做到。”弟弟上前一步，拍着小胸脯说，“我们已经开了家庭会。我爹爹说，干部要带头遵守革命纪律，干部家属也要大公无私。昨晚，我和彩螺姐姐都表过态了。就是小花，我也能保证它不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，因为姐姐帮我用旧鱼网做了个兜嘴，到时候就给它套上！”

社员们一听，都“哗”地笑了。

“干吗要笑啊！”小胖子鼓着小腮巴认真地说，“这都是事实。我们家也开过这样的会啦。不信，问问我妈妈！”

社员们一听，笑得更欢了。

刘茂财在大家的笑声中，鼓了鼓勇气，说：“那——我也遵守！”

彩螺笑了。但她不满足刘茂财这个非常勉强的回答，她泼辣地冲着刘茂财说：“大叔，一时想不通没有关系，等鱼发时候，我们会在沟边拦

住你的！不信，你来试试看！”

“这……”刘茂财无能为力地摊开两只手。社员们又“哗”地笑开了。

上工时间到了，社员们拔脚下了地。分散宣传的各路人马也渐渐向彩螺身边集中。

“彩螺，鱼发时我们还来不来？”一个扎着两根冲天小辫的姑娘问。

彩螺要大家坐下，都说说自己的看法。

有人觉得社员们都表了态，晚上不用来了。

有人认为，保卫国家水产的任务，不能光动动嘴就算完了。

“对嘛！”彩螺站起身，眯着一对晶亮的小月牙一样的眼睛，看着银光闪亮，哗哗歌唱的滇池说，“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，阶级斗争还存在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。现在，我们多保一条鱼，来年就为国家集体多增添了千条鱼，万条鱼。再说，这也是一个锻炼我们的好机会。晚上，我们拿着红缨枪到这里集合！”

彩螺的意见不但红小兵们一致赞同，就连五百里滇池听了，也跟着“哗哗——哗哗”地拍巴掌。

五月的夜，在滇池边是闷热的。没有风，没有浪，只有淡淡的上弦月在滇池里默默地洗着她的纱头巾。

彩螺率领的红小兵在大柳树下集中了。弟弟脚边，紧紧地跟着小花。

彩螺学着民兵叔叔的样子，在队伍前面巡视了一遍，说：“我们巡查要细心，要反复查，不能让有的人钻了空子。另外要注意，红缨枪只能对准阶级敌人。个别社员违反了纪律，要给他讲道理。”

明确任务，统一思想后，红小兵扛着红缨枪，三人一组、五人一群地分开了。他们分手后不久，背着半自动步枪的民兵排也来到了岗位上。比起彩螺他们来，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显得更英武更豪壮。

不久，鱼发了。

首先是映在滇池上的千顷月光突然碎成了亿万点闪亮的银星，接着便能听到摆子的浩大鱼群，用鳞片擦石头的沙沙声。只一眨眼的功夫，滇池边的每一块沙石浅滩都“哗啦—哗啦”地沸腾了。鱼群在欢笑，鱼群在腾跃，鱼群在你推我搡之中，泛出一股浓郁的诱人的鱼香。这个时候，不用网，不用盆，就是凭着两只最笨的手，也能马上捧起成百条欢蹦活跳的小鱼儿。

彩螺和她的两个小战友——弟弟和那个胖嘟嘟爱吸鼻子的男孩子，守在通向湖滩的机沟边。

小花嘴上戴着网套，竖着两只耳朵，警觉地蹲在小主人身边东看看，西望望。当潮涌的鱼群涌进机沟时，他们惊喜欢跃，但一想到了战斗的岗位。又忙着收回自己的双眼，警惕地监视着机沟的两岸。

前面，蹲着一个人。

彩螺一摆头，带着伙伴迅速到了那人身边。

“大叔，你真的来了！”

刘茂财盯着机沟里的鱼群，好象没有听见彩螺的话，直到小花用鼻子触着他的腰背，他才惊醒过来。

“大叔，你看。”彩螺指指自己和伙伴，“我们都比你小得多，也给你再三再四地讲了道理，我们还没有生的时候，你就接受着党的教育。莫非你的觉悟还比我们低？”

“是啊！”胖嘟嘟的男孩也说。

刘茂财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

“大叔，你再看！”彩螺指着光秃秃的机沟两岸，继续耐心说服刘茂财，“社员同志们都自觉执行国家的通告，大家真是说到做到，不放空炮。莫非大叔你一人偏要当个落后典型？”

刘茂财搓搓双手站起身，扯谎说：“在家睡不着，出来凉凉风。”



“凉风在家门口多好。”弟弟说，“你家门口有棵大柳树，风一吹，可凉啦！”

“是啊！”胖嘟嘟的男孩子吸吸鼻子说，“一个人跑到这里来，有那样玩场。”

正说间，一条性子暴躁的大鲤鱼哗啦一声跃出水面，“叭哒”一声跳上岸，三窜两蹦，钻到了彩螺的脚边。刘茂财见鱼上了岸，马上伸开双手扑过去。可惜，他扑迟了，大鲤鱼已经被彩螺捧在了手里。刘茂财慢慢直起身子，十分嫉妒地看着彩螺说：“你运气真好！足有三公斤啊！”可

是，他的“啊”字刚落，彩螺一弯腰，“泼喇”一声，又把大鲤鱼放下了机沟。机沟里的鱼群见带头的伙伴回来了，腾跃得更欢欣，诱人的鱼香叫人更舒快。

“哦呀！你怎么这样傻呀！”刘茂财尖着下巴，瞪着深眼窝说，“这是天降的财喜，你嫌它烫手吗？”

彩螺说：“我才不傻哩！一条三公斤重的大鲤鱼，能摆多少子？这些子能变多少鱼？”彩螺似乎看到自己放回滇池的大鲤鱼，摆出了亿万颗珍珠般闪亮的小子儿。小子儿象天上的星星一样布满了整个滇池。眨眼间，亿万条摇头摆尾的小鱼出世了。它们迎着风浪，一条赛着一条地长大，长大，长大。

“唉！跟你们说不通，我回家去啦！”刘茂财背着双手，走下机沟的堤岸，消失在进村的芦苇丛中。

“这个自私鬼！”胖嘟嘟的男孩说，“还骂人傻。呸！你才傻！”

“姐姐，不会有人来了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彩螺摇摇头说：“不，还会有人来的。”

“除了刘茂财，谁还会来呢？”胖嘟嘟男孩也说。

“我说的就是他。他还没有想通。他一定还会来。”彩螺说着，指挥两个小伴埋伏在麦田埂上，小花趴在弟弟身边，为了让小花也参加战斗，弟弟悄悄给它解了兜嘴套。刘茂财嘴说回家，身子却停在了半路。根据多年的经验，他来时就把大笆篓藏在芦苇丛中，他断定这些孩子熬不过他，相信自己一耍手段就能骗住他们。现在他回头往机沟上一看，果然不见一个人影了，他高兴地抖着双手，把大笆篓往肩上一挎，就象只贪馋的大野猫一样，三窜两跳扑到了机沟边。鱼幸好还没有散尽。刘茂财看看左右没有动静，脱了鞋子就要下机沟。突然一声狗咬，还没等他转身，后衣襟就被小花撕住了。

“大叔，你怎么又来了？”彩螺冲上机沟严肃地问。

“这回该不是凉风了吧！”弟弟抓住刘茂财挎在左边的大笆篓，扬着小脑瓜批评。

小胖子气嘟嘟地抓住他挎在右边的大笆篓说：“你长着一双不会听话的耳朵吗？”

刘茂财垮下脸皮，垂下脑袋，真的惭愧了。尽管月色不算明，他还是感到自己在几个小娃娃面前无地自容。

突然有人叫彩螺。随声，奔来一个红小兵向

彩螺报告，民兵排的大哥哥大姐姐抓住了一个偷捕鱼儿的臭富农，要在湖滩上连夜召开斗争会。

“走吧！大叔！”彩螺一摆头，用非常严肃的口气说，“到斗争会上提高提高思想！”

刘茂财一听要他去开斗争会，吓得跺着光脚板直叫：“我和臭富农不同哇！我是见私不斗，他是成心破坏哇！”

孩子们一见刘茂财撒赖的怪样，转身咕咕咕地笑。

彩螺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两类矛盾我们分得清。到会上，我们要求老支书，准你发个言。”

刘茂财放心了。他挎着两个大笆篓，提着两只大草鞋，低着头，向喧闹的湖滩挪开了步子。也许是螺壳戳脚，也许是内心激动，刘茂财一歪



一拐，有些颤抖。

弟弟见刘茂财的样子很可笑，跟在后面，学着他走路。

“严肃点！”彩螺批评，“这是一场阶级斗争，不是你平时玩游戏！”

弟弟忙着挺直胸膛，紧走几步，小花上前撒开了四条腿，最早奔到了柳林里。

“封湖禁渔”的日期刚过，国营水产公司的大机帆船就开始了日夜不断的捕捞作业。每天拂晓，满载而归的船队从柳林滩头驶过，滚滚的浪花总要拍打着深深的吃水线。滇池沿岸成百上千的生产队派出了自己的渔业小组，他们扬帆起航，向滇池的中心驶去。微风吹拂着桅顶的红旗，红旗把滇池映衬的更壮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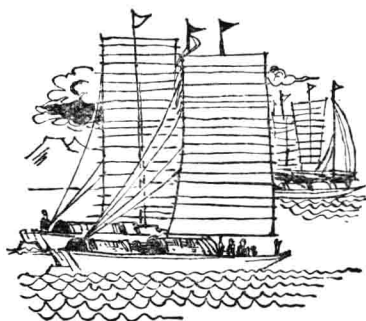
彩螺利用假日，邀约着伙伴们，在浅滩上撮虾米。她们排成一行，用胸口顶着撮网把，不断向前推进着。等她们腰后的笆篓越来越沉时，初步商定的计划也越来越一致了。

她们要把虾米交给收购站，用换来的钱，购买一套工具，在学校开办一个小小的“五·七木工厂”，自己动手修理学校的门窗桌椅。剩下的钱，要给贫农五保户华奶奶买一对新水桶……

滇池东岸的渔村啊！村前村后，随处都飘荡着翠滴滴的柳丝；屋里屋外，随时都回响着哗啦啦的涛声。柳林边，沙地上，瓜菜长青；机沟里，荷塘心，鱼蛙相戏。一年四季都充满生机，一年四季都有声有色啊！

将来会怎么样呢？

朝霞映着滇池。滇池衬着柳岸。彩螺他们成长起来之后，五百里湖岸，就是五百里彩色的画廊。



小姐妹放猪



张 桂 龙

窗外梅树上，站着几支花尾巴小喜鹊。它们在枝头上唱着跳着，好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好消息，要争着告诉还在熟睡的小姐妹。

“啊，天亮了！”兰兰，从睡梦中醒来，一边忙着起床，一边忙喊睡在身边的妹妹：“铃铃，铃铃，快起！”铃铃翻个身，哼了一声，仍旧没有醒来。兰兰着急了，推着妹妹的肩膀又喊：“铃铃，快起来，天都大亮了！”铃铃“唰”的一下翻起身，还没来得及穿衣裳，光着两个脚丫子就想往床下跳。兰兰一把拉住铃铃说：

“你呀，六、七岁的人啦，还睡懒觉。你听，梅树上的小喜鹊都叫我们起床了。”说着，兰兰推开了

窗子。

铃铃揉着眼睛，定眼一看，梅树上果然站着几只小喜鹊，“呷——呷”一叫，好象在批评她起迟了。兰兰忙着帮铃铃穿好衣服，准备做他们今天要做的事。

小姐妹俩忙着起个大早，到底要做什么事呢？这是最聪明的小喜鹊也猜不到的。兰兰爹是县里的干部，兰兰五岁起，就一直跟着爹爹生活，前一个星期天，兰兰刚回到家，妈妈不要她做事；今天又是星期天，兰兰的双脚双手都闲得痒痒的了。

昨天晚上，兰兰和妹妹躲在被窝里悄悄地商量好了：今天她们也要象妈妈一样，一大早就上山给队里放猪去。

小姐妹俩推开房门，兴冲冲地朝饲养场跑去。梅树上的小喜鹊也翘翘尾巴，展开翅膀朝远处飞了。

猪厩门边，十二个小猪，圆都都、黑亮亮的，正围着母猪打闹。兰兰看着它们，眼珠闪亮：“妹妹，我们学妈妈，再背上一支篮子，一边放猪，一边也找些好猪草回来。”

铃铃高兴得踮着脚尖，拍着小手连声喊道：“好的！好的！”

妹妹同意了，兰兰又担心起来。妹妹才七